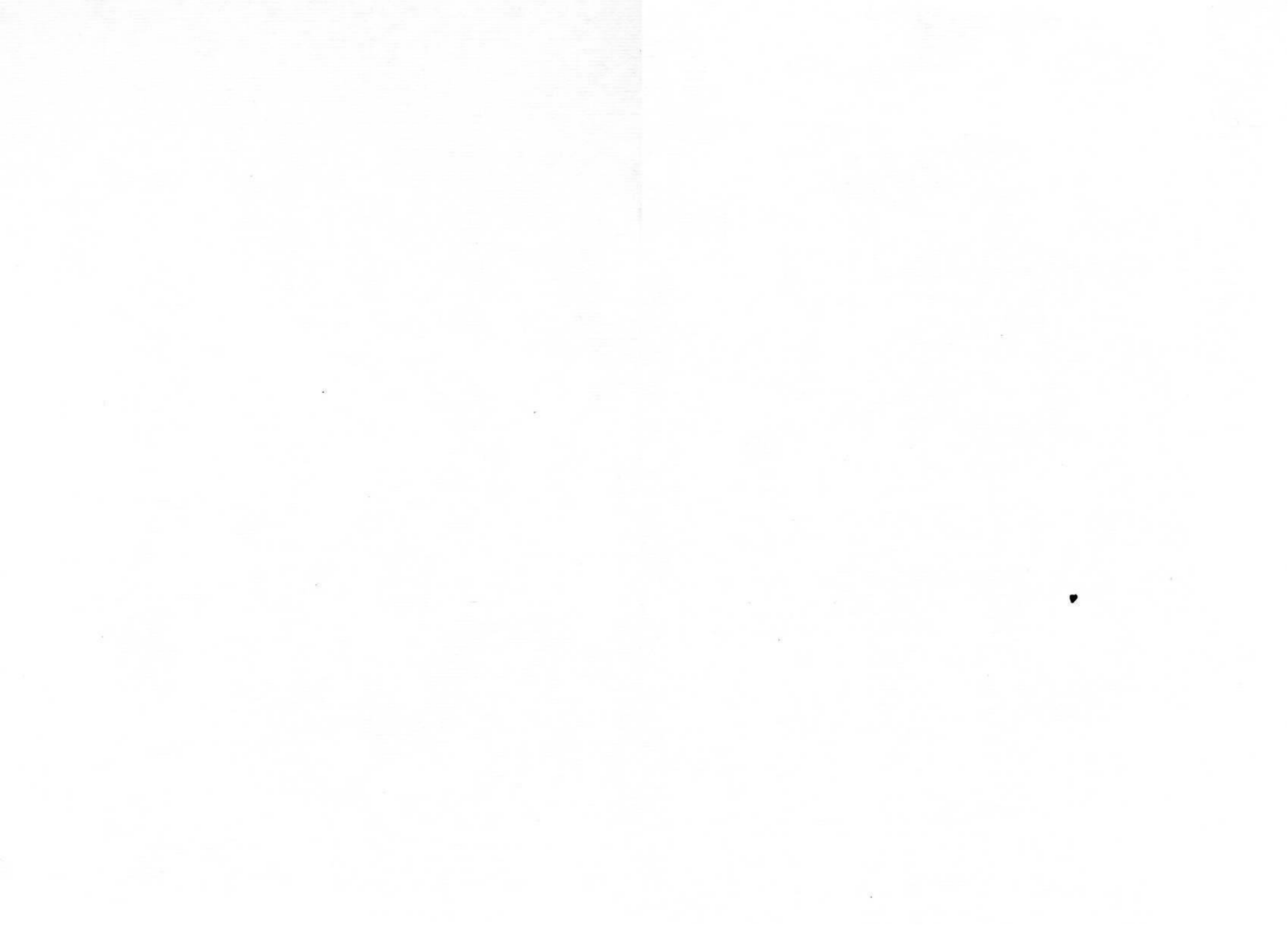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二十二



楊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崕之隙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又曰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

有述邪侈而稍正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

甲

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按子雲此言不可謂無意於衛

道者然其論老子以言道德為有取則未可謂知道者夫未能知道而欲以衛道自任可乎此所以見譏於程子也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

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

門牆則麾之

按此論得之故韓子取以為法焉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它與曰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

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沽項漸祿
舜乎或曰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
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
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曰無狙詐
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
人也

愚按司馬法謂周
官九伐之法也

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

古記甲之三十三

二

圍基擊劍反目眩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
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
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
申韓如申韓

或曰莊周有取乎白少欲鄒衍有取乎曰
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鄰不覲也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
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

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安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

甲之三十三

三

鳴而鷲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宓戲神農
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
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
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
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
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
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
乎者非豈豈也與惟豈豈能使無為有或
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亦有與無非問也問

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惶乎不惶有
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之道也

按道家養生之

說出於老子如谷神章其最要也莊子云黃帝見廣成子於空
同之上順下風騰行而進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以廣成
子曰善哉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此其至要之言也其後道家者流推而衍之乃有神仙飛昇
之說時君之信其術者自燕昭王始秦始漢武溺之尤甚武帝
蓋晚而後悟善乎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
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
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嗣及世
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
萊游崑崙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
至倉之術者皆惑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
洋洋滿耳若斯可馮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
三壽而不隳聖人絕而不悟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遠人有

窺朝者成帝末年頗好鬼神多上書言祭祀者故亦之論如此
朱子以為發端最語蓋必古人遺言非亦所能道也。歐陽氏
序黃庭經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
不知無仙而妄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必
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閔而
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了下乘四載治百川可
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
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
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之長短稟之於
天非人力之所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
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
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
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
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
而卻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
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問神仙飛昇
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則無之若言居山林間
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

甲之三十三

五

置之於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服術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
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
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
氣如斯而已矣。朱子詩曰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閑又曰但
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是亦程子之意至其釋屈原遠遊於所
謂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毋滑其魂兮披將自然虛以待之方
無為之先則深取之以為養生之至言雖廣成子之告黃帝者
曾不過是則其意亦可識矣後世方士眩惑人主如寇
謙之柳泌趙歸真之屬可為世主戒者別著之乙記云

晉范氏 曰王何之罪甚於桀紂 或以

過審曰王何滅奔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破蕩後生桀紂
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
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按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
莊以清談相尚至平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
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
蔽然不能救也陳顯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

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道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殷沆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竊獨好儒學故為此論然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弃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于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靜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學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尔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撥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蒸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陞祝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

甲三十三

六

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蕪弃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其弊又甚於清談其教源之差則亦相類耳。愚按文中子有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執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是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韓子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
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
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
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
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魏齊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

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
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
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
嘗云耳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
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

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
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養
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

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同其有無爲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
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以信之相奪
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
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世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心
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
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
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
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
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
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
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
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
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
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

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
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
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
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
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
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
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
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
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
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又與孟簡
書曰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
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
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
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以爲難得
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

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丘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智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

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
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
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
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
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多得皆殘缺十
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垂
隔不合大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

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
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
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
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
能廓如也然苟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
下者爲此也漢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
延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
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
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
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
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
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

自斃其道以從於邪也又送浮屠文暢師
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
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
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
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
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文暢喜文章其周
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
一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
示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

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
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
師而問之何故謫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之盛其心有慕焉拘
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
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
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
物之所以蕃河江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

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
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過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
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
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烏俛而喙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按後漢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黃練白紵諸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奉送繡帛以贖愆咎詔報曰楚王通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聚齊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号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又後魏釋老志曰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臯蘭駒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身官金人

率長文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關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沙門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府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教始以佛對遣使於天竺寫浮屠書其法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像明帝令畫王圖寘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使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曰淨竟其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漸治屢經無數形藻鍊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至者率在於積仁順德嗔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奉之則生八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其為沙門者不修十誠曰沙弥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曰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皆以淨為本

隨事增致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念癡身除殺淫盜口斷
妄語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
行有三種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取其可乘運
以至道為各此之人惡迹已盡但將心盡累濟物進德初根人
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
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更由修進門行極度羣生乃可登佛境
矣所謂佛者本号釋迦文譯言能仁謂道六德盛堪濟萬物也
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釋迦者天竺迦維衛國王
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名也初釋迦以四月八日生姿相超異
者三十二種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
星不見夜明是也年三十成佛導光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
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涅槃言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
无迂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
有威斯應体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大道同塵萬類生滅隨
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体非實有唯形雖謝真体不迁但時无
妙感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無不生亦非實滅也既涅槃後有聲
聞弟子大迦葉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

甲之三十三

蓋能綜覈深致无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
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漢明帝時云云和帝時襄指
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无為親
明帝曾欲壞宮西佛舍少所乃金葉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
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異之後有天竺沙門曇柯
迦羅入洛宣譯誡律中國誡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
佛舍畫迹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竺舊狀而重構之
從一級至三三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舍佛舍晉世
洛中佛舍有四十二所矣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經摩
法華等經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衛道安性聰敏口誦
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既无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羣思構構精神
悟妙曠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謬石勒時有佛舍澄為
勒所宗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明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
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
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符堅堅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
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勸堅致羅什道安卒後羅什
至長安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於是法旨大著
中原後魏太祖天竺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

其後果朝彌加崇敬是時鳩摩羅什為姚興所重於長安
草堂寺集義李八百人重譯經本一經什聰辨有淵思達東西
言時沙門道彤等數人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大經論
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彤等皆識李給通博尤為其
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李者宗之稱世祖初即
位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與佛像行於通衢帝
御按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及得冠諱之信行其術司徒崔浩亦
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帝頗信之後而伐蓋吳
至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騎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
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矢矛楯帝怒以為與蓋
吳通謀又聞其財產得讓具及媼亂之迹浩因誣詆誅長安
沙門焚破佛像及下四方行之時其君七年三月也崔浩死帝
頗悔之禁稍寬弛高宗即位詔諸州縣各聽建佛舍一所任其
財用不制會限其欲為沙門者不明長幼聽其出家天下承風
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之六孝文太和中數幸末寧寺
設齋聽講時京城內寺新舊且百餘僧至二千餘人四方諸寺
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八人自魏有國至

甲之三十三

十八

於禪代佛經流通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
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
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
計僧尼二萬寺三萬有餘派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
息也隋經籍志所叙畧同者不錄其六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
佛戒剃髮為僧晉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
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法東流自此而盛姚萇時胡僧至
長安數十輩推鳩摩羅什才德最優與曇摩羅藏等所譯經典
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遍於四海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
中摠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唯開皇初高祖普詔天下任
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示師及諸大都邑之処並
官馮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於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
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然十百倍合魏隋二史志觀
之則漢明以後已有佛法至晉以始盛故韓子曰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今畧
摘其要以俗稽考云

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

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
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
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
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
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
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
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

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
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
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表王政缺禮義廢後
三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
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
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
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
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

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

之使知尊卑長幼明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

說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浴
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
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
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
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
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
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
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司佛

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
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田最先
廢而兼并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
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
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
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
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
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
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

人往往倡而毀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輒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

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孰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也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
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
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
善也彼爲佛者弃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
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
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
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

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之不至也
佛之說孰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
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
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
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
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
導之則其患始自美惡深勢盛則難與敵莫
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
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

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克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執也同時徂徠石氏亦有惟說今不解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關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

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甲三十三

二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又云佛

竟之理可以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以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愚謂天者指理而言心者兼子血氣而言釋氏以精靈知竟為

主故曰本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為主故曰本天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

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

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
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
則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一棍之人設此怖令為
先主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

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活聲美色以迷之不爾則髮鬢然
入其中矣又曰所以謂造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重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具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
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
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
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
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此理
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故不得故說許多譬如多藏之蟲
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沈河以其重愈沉終不
道放下石頭推嫌重也又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
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
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於迹上考之其說教
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
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
人合其言處則吾道固已有所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
省易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曰恁地同處
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
是天地之間無道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君臣而

甲之三十三

三五

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所以
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又曰
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
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揚墨之害今世已
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談之弥漫滔天其害
無涯舊嘗問李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
易簣之理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
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足方行指其心曰我
本不欲行也兩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
方是道又曰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
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陷溺愈深又
曰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
出於神學之下者又曰今日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
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
然明則彼不必與爭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
優優大哉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槁木死灰以為得也或謂佛
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

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障犯荆棘而已矣
又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
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又曰釋氏無實又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
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又曰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
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摠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
故平直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又曰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滂模故湏入此又曰釋氏尊
伯自言竟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它人
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又曰釋氏之學不
可道它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
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
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卒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
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
其術蓋亦出於此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
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才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慣見又曰昔謂異教中疑有達

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
能一朝居也觀曾子易簣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
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
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在尚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
異又曰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
來又知得未安穩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湏從之譬之行一大
道理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逢著山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
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所以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
之則自無事可奪今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
處不安湏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家為安必不肯就彼故
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
實有之又曰佛莊之說大抵畧見道躰乍見不以聖人慣見故
其說走作又曰孝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
市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
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有無不在之心便是常忙也曰孝佛者
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首理何事志為夫事外
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外物所役便苦苦事多忙物各付物
便役物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泥坑裏便

事轉動不得以著身軀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不善只
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
又問佛言土外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
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佛亦是西
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
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又曰浮
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
有向者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也便只是去人主心術勉加功
故今日靡然而向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
害以介甫才辯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久而
遂步其學今天下之新法言事處但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
華了人心為害最甚又曰今日釋氏即未清理會却要完整頓
介甫之學○按末二條因論釋氏而及於荆舒之學以見荆舒
之害尤甚於釋老故附此○致堂胡氏亦曰自有載籍以來三
十歲矣為出害者固多有之夫抵皆淫辭邪說揚墨一也佛釋
二也老莊三也荆舒四也楊墨之學近於老佛而其術處孟子
辭而闢之既無其傳矣老有莊列乃翼之其說浸漫足以悅人
耳目而蕩其心故其後為王何啓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此

甲之卅三

之揚墨其被廣而其流遠至佛氏之害前已言之若夫荆舒則
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
財之說以行交征之事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
之道以收速肖之士闢趨利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其
為害詎止於王何而已哉又曰昔人謂王何清談之
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何也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大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
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
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
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
夢幻人出謂之窮理乎不知窮理而謂

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
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
所從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
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
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
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拍遊竟為變為
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
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

甲之三十三

二十八

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化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

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躰之元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

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
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入下致善惡知愚男
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木間氣生則溺耳
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
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知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
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

以不宗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
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
稽其弊自古設淫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
出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
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
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上蔡謝氏曰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

論心如儒之論意

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此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

又曰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

甲之三十三

二十九

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

釋氏所去正吾儒之所當事者

又曰問學悖者欲免輪回超三

界於意云何蔡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又曰性本靜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季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門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躰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如竟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莊周如何曰吾嘗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問之得比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處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話

這箇甚底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問本領何故不是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躡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下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頗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猶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藥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又曰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釋氏指性於天故春動念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疑於無冥然而不同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佛氏不從理求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又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生宅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儒佛深處所差秒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

致堂胡氏曰佛者有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有夫婦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

且自修其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蝎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且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蝎虎蚊虻為比又安在哉又論梁武捨身事佛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為已累必弃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矣一旦盡弃絕此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徑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弃家弃國

甲之三十三

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展乎其學佛也今為帝王享夫位內之爵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為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為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不特正人非之雖為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自擊神授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助取與曰為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儒之所當舍者弃而絕之可也又論梁武疑昭明為巫蠱事曰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云者滅盡一不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翻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天下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言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又矣當如瞿曇弊屣王位此乃舍之大者曰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年已老而忘方深是數十年如蔬衣巾養僧造寺一無所得此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耶其論杜鴻漸削髮事曰鴻漸雖學佛而不悟其要直為因果浮言所移如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毀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根受萬鍾之去而不能

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為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者蔽蒙之極與佛氏以了死生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恒坐而死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垂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曾子將死而易箒曰吾得正焉而斃斯已矣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蓋如此可謂真悟者矣夫曾子上智卧非其貴不以疾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死于相位不以衣服斂藏而必髡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朱子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則知異端之為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

鄭厚折衷云秦

皇漢武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其哉天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甘雨而霜雹降焉地不惟五穀桑麻而美稗鈎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生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朱子辨之曰云云彼曰

甲集三十三

三十三

景風時雨矣氣早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美稗鈎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矣氣早蝗有五穀桑麻而無美稗鈎吻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待之而為三才者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皇漢武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也甚哉又答東萊書云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痛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消循環無窮初不害其為無對也

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學

亦出於楊氏

問佛老與楊墨之孝如何先生云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

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入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其高然人亦難卒朱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云云後出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亦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東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太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能支道林皆義學然只是盜襲莊子之說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稟白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趨徑悟而其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此其所以盛也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老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

老記甲三十一

三十三

卷

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又曰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斤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問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個罅隙了故橫說堅說如是張王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誘引將去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先生云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為寄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若聖人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却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

外而獨截曰釋氏只是心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蔡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做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先生曰他不運固不是吾輩是行是運只是人運行得差如今妄喜妄怒豈不是差他却過之今人又是不及問昔有一禪僧每日吟曰主人翁惺惺着大意或問之中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關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你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義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加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離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便認知竟運動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聽言動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所以

流才記卅三

卅四

它最怕人說這理穿他都要除掉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聖人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曰據公所見如何友仁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

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耳為能持在足為運

本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先生曰如此見得只是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聖明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足之類須是皆動之以禮始得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若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又曰釋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加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又曰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又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又曰禪只是一箇保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以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

別有一物不生不滅。周公嘗言：『民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皆悖之者也。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倫理，至不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神別義理滅盡。』又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便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弟少者為師弟。但是他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個真底。以上兼言佛老之學。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佛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又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然誤人事。因幸佛氏之孝與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且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實白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

燒木記卅三 卅五

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又曰：『釋言說空便不是，但空裏面瀆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个空底，不知他有个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个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越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眾生。佛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又曰：『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理咸備。』又嘗言：『釋氏之徒為空，精專曰便是。其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如今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少開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在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其次第。又曰：『當初佛老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當初儒學亦只是說不曾就心。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心。上做工夫。所以人謂伊川竊佛說為己使。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丟。』孟子子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書所為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忠不惰，不聞敬，以直力，善以方外都一切。』

後便作得得獨項極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間神者去知之一
字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
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
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
明作用者否曰然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
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間
關佛氏矣然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識
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
也聖人之道只是率性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鉅功用充
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
曰無所不可為故弃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
也又曰天命之謂性是空無一法即為萬理畢具邪若空則浮
屠勝實則儒者是又曰儒釋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
心雖空而萬物咸備又曰又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學禪一日
在劉病翁坐會一僧與之語僧退為病翁言其亦理會得箇昭
昭靈靈底禪其障之意其更有妙處遂往問之見其說亦好後
見李先生之先生但云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
遂取聖人書讀之一日復一日竟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耳

甲之三十二

卅六

看釋氏說漸漸破
縱橫漏白出

